

【论 文】

语言政策与国家认同：前苏联民族语言政策的失误与思考¹

田 鹏²

摘要：本文分析了前苏联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认为原苏联民族语言政策存在如下失误：一是语言政策与宪法原则及苏共的民族政策指导思想不一致，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二是未能辩证地区分语言的身份标志作用与交流作用，过分强调语言政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将推广俄语与创建“苏联人民”联系起来。这些失误加剧一些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

关键词：语言政策 民族主义 乌克兰 苏联

一、引言：语言政策与国家认同

语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国家形态的演变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的身份标志作用，二是语言的交流作用。世界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后，语言政策更多地成为民族及国家建构的手段之一。³

一般认为，民族国家体系发端于欧洲，始于1618-1648年欧洲30年战争之后，其标志性事件是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⁴ 而美国《独立宣言》以及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之后，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使得建构民族国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追求：1816年至2000年的185年间，总共有191个新国家（包括实行新政体的国家）加入国际体系，绝大部分都声称其为国家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⁵

Philip G. Roeder 将这191个新国家的产生（或演变）方式归纳为去殖民地化、原有国家分裂（或从原来国家分离）、现有国家统一（或新国家获得承认）等三种。⁶ 无论那一种方式，民族

¹ 本文部分内容曾发表在《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3年第1期，此为修订稿。

² 作者为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教授。

³ 语言政策的基本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语言地位规划（关于语言使用）、语言教育规划（关于语言的使用者）以及语料库规划（关于语言本体）。语言地位规划是对各种不同语言在诸如行政管理、司法体系、公共服务、教育、传媒等方面使用的规定以及这些语言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语言教育规划则涉及到通用语言的推广及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等；语料库规划主要指对语言书写形式、发音及语言用语等的规范化要求。例如，创立新的文字形式或改革原有文字的书写形式，或从多种书写形式中选择标准，等等。本文主要涉及其第一方面，即语言地位规划。

⁴ Friese, Heidrun. & Wagner, Peter. *European Political Modernity. in The Shape of New Europe*, Ralf Rogowski and Charles Turner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61-86. 本文引用的外文文献，除另有说明外，皆由本文作者译为汉语。若涉及到人名，且为相关领域已有固定汉语翻译的，本文出相应汉语翻译；其他国外学者使用英文原名；引用他人译自外文的文献时，附原作者英文原名。

⁵ Philip G. Roeder, *Where Nation-States come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

⁶ Philip G. Roeder 将 191 个国家按演变或产生过程分为三类：第一类 118 个，源于去殖民地化，占 62%，主要集中在 1816 至 1900 及 1941 至 1985 年间两个历史阶段，同时也是这两个历史阶段最主要的新国家产生形式，如 1816 年阿根廷及 1960 年扎伊尔。第二类 62 个，源于原有国家分裂（或从原有国家分离），主要包括奥匈帝国及奥匈帝国的解体，俄罗斯帝国及随后苏联的解体，以及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如爱沙尼亚分别于 1918 年及 1991 年在苏联解体后独立，以及原有国家解体后的剩余国家（rump states），如 1991 年的俄罗斯联邦及 1993 年的捷克共和国，以及由外来占领当局建立的国家，如 1948 年的韩国。分裂或者分离成为 1901 至 1940 及 1986 至 2000 两个历史阶段产生新民族国家的最主要方式。第三类 11 个，其中 5 个为现有国家统一（如 1990 年德国，1975 年越南），另外 6 个为现有边缘区域（peripheral region）通过解决方案进入国际社会（如 1847 年利比里亚）或对原住民主权的承认（如 1919 年阿富汗，1932 年沙特阿拉伯）。Philip G. Roeder, *Where Nation-States Come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9.

与国家认同都居于核心地位。而语言及语言政策对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影响，也引起了学术界包括西方学者的关注。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对语言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民族首要的、最初的、并且是真正自然的边界毫无疑问是他们的内在边界。那些讲相同语言的人们天生就有无形的巨大吸引力，他们相互聚集起来……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里，费希特指的是语言对于民族的身份标志作用。¹

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一文中，在分析西欧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时，这样谈到语言的作用：“一旦划分为语族……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äten）开始向民族（Nationen）发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² 这里，恩格斯的分析既体现了语言的身份认同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的交流作用，因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既需要身份认同，也需要通过交流形成社会共同意志。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对民族做了如下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³ 这里，斯大林没有说明语言在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是将是否拥有共同语言作为判断是否属于同一民族的首要条件。

多伊奇在《民族主义和社会沟通》提出，民族认同形成的前提是“一个较大的群体，其成员相互之间能在广泛议题上比群体之外的其它成员进行更为有效地交流”。⁴ 这里显然强调的是语言的交流作用，而不是其身份认同作用。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分析印刷技术出现后书面语言对民族认同形成的影响时认为，印刷语言需要在不同的语言变体中确定标准文字，而这个标准的确立有助于在整个民族范围内实现交流，这种标准的确立意味着多样性的减少，语言形式趋向固定。这使得语言不但能实现跨空间和地域的交流，也能跨越时间连接过去，而从前拉丁语则未能做到这一点。⁵ 安德森肯定了语言在形成民族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显而易见，他强调的是语言的交流作用对形成民族认同的促进，而不是语言本身的身份认同作用。这种可以记录下来的交流有助于以实现群体的共同记忆，“想象的共同体”才得以建立。

在大多数民族国家，这种与语言相联系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对一致。这种相对一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单一多数族群来说，其族群语言既是其身份标志，也是国家的通用语言；二是少数族群虽有与身份标志相联系的族群语言，但国家通用语也已成为他们的交流语言，这个过程发生在国家演变为民族国家之前，或成为民族国家之后，在多种因素（政治、文化、经济及语言政策等）的综合作用下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通用语实现过程中以及实现之后各族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对国家认同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确定并大力推行通用语，也就是唯一官方语言的模式，成为大多数国家语言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⁶

¹ Fichte, Johann Gottlieb. *Address to the German Nation*, translated by R. F. Jones and G.H. Turnbull, ed. by George A. Kelly, New York: Harper Torch books, 1968, pp. 190-191.

²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共中央编译局网站，2017年2月1日查询。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1/037.htm>

³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2017年2月1日查询。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stalin/marxist.org-chinese-stalin-1912.htm>

⁴ Deutch, Karl W.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 E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ity*. M.I.T. Press, 1953: 97.

⁵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Editions and NLB, 1983: 44 – 46.

⁶ 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实行唯一官方语言政策。以欧盟的27个成员国为例，17个国家宪法规定全国唯一官方语言（包括奥地利、保加利亚、爱沙尼亚、丹麦、法国、德国、希腊、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共和国、意大利）；另外有3个国家规定全国使用唯一官方语言，但法律规定有地区性官方语言（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英国）。使用两种以上官方语言的国家仅有7个（比利时、塞浦路斯、芬兰、爱尔兰、卢森堡、瑞典、瑞士）Trifunovska, Snezana. *European Minorities and Languages*.

沙皇俄国时代，沙俄政府力图通过语言同化来构建文化共同体。19世纪中叶，沙皇政府对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拉托维亚颁布了一系列禁止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法令，推行所谓“义务国语制”，大力推广俄语，压制少数民族语言。各少数民族只能学习、使用俄语，其它民族语言不得用于教学及出版文艺作品。¹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中止了沙皇俄国时代的语言同化政策。本文认为，由于历史局限性，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或“苏联”）在语言政策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两个主要失误：一是为体现民族语言平等，未能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与通用语推广之间的关系，没有建立将俄语作为通用语推广的法律框架；二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稳固之后，在实践中却超越法律框架推广俄语，并将推广俄语与创建“苏联人民”联系起来，未能辩证地区分语言的身份标志作用与交流作用。由于上述失误，原苏联语言政策未能有效地发挥对国家认同应有的促进作用。

二、前苏联语言政策评述

苏联成立初期，其语言政策的指导思想，与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一文中的观点十分接近。在这篇文章中，针对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俄罗斯言语报》提出的“就是反对俄罗斯化的人里面也未必会有人反对像俄国这样大的国家应当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只能是俄语”这一观点，² 列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何等荒谬的逻辑！小小的瑞士并没有因为没有一种全国性的语言而吃了亏，倒是因为有了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三种语言而占了便宜。瑞士有 70% 的居民是德意志人（俄国有 43% 是大俄罗斯人），22% 是法兰西人（俄国有 17% 是乌克兰人），7% 是意大利人（俄国有 6% 是波兰人，4.5% 是白俄罗斯人）。瑞士境内的意大利人在联邦议会内常说法语，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受什么野蛮的警察法律（瑞士没有这样的法律）的鞭子驱使的，只是因为这个民主国家的文明公民自己愿意说大多数人听得懂的语言。法语没有引起意大利人的仇视，因为这是自由文明的民族的语言，不是用可恶的警察手段强迫使用的语言。

为什么民族极其复杂而又非常落后的‘偌大的’俄国，一定要保持一种语言的某些特权而妨碍自己的发展呢？自由派先生们，岂不应该与此相反吗？既然俄国想赶上欧洲，那它难道不应该更迅速更彻底更坚决地消灭一切特权吗？”³

但事实上，列宁也认可一个国家需要一种通用语言。他接着写道：

“如果取消一切特权，如果不再强迫使用一种语言，那么所有的斯拉夫人就会很快而且很容易地学会相互了解，就不用担心在全国议会里使用不同的语言发言这一‘可怕的’主张。经济流转的需要本身自然会确定一个国家的哪种语言使用起来对多数人的贸易往来有好处。由于这种确定是各民族的居民自愿接受的，因而它会更加巩固，而且民主制实行得愈彻底，资本主义因此发展得愈迅速，这种确定也就会愈加迅速、愈加广泛。”⁴

可见，列宁的观点是：通用语不需要国家政策来推广，经济发展的需要自然会使得人们自愿选择一种便于交流的语言，这种语言将会成为国家通用语。并且“民主制实行得愈彻底，资本主

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2001: 389-606. 不过，这 7 个国家中，除比利时及瑞士外，其余 6 个国家都有在全国占优势地位的事实上的通用语。

¹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文出版社，2003 年 4 月，第 3 页。

²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列宁选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第 332 页。

³ 同上，第 332-333 页。

⁴ 同上，第 333 页。

义因此发展得愈迅速，这种确定也就会愈加迅速、愈加广泛”。

列宁的上述观点值得商榷。首先，瑞士的语言模式，即国家实行官方语言多元化，不主动推广通用语的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历史发展表明，语言多样化、缺乏通用语往往会阻碍一个国家的发展。¹ 因而推行通用语，实行唯一官方语言政策，或事实上执行唯一官方语言政策的模式，成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语言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其次，在国家通用语言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发展自然会发挥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政策的促进作用不应被忽视。从历史发展来看，一些民族在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之前就已经形成自己的民族语言。例如，德国直到19世纪才成为民族国家，但在此之前，德语已经成为日耳曼民族的民族语言。这个过程开始于1520至1546年间，在这期间，三分之一的德语出版物都是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译本或与其它相关出版物。这些出版物的流行使得不同地区的德语变体趋向统一。² 1871年，德国统一。1876年8月，德国通过官方语言法案，规定德语为其境内唯一官方语言。³

法国的情形与德国不同。有学者认为，法兰西民族在1460年至1560年间开始形成，但当时这个“民族”指普通民众和统治者之间的中间群体，主要包括各类官员和贵族。⁴ 不过，法语的普及要远远滞后于其民族开始形成的时间。作为西欧语言最为多样化的国家，法国除有多种法语方言外，还有7个规模较大的少数民族语言区域，分别是北部佛兰芒语区（荷兰语，8万人，占法国总人口0.14%）、东部阿尔萨斯语区（德语，150-200万人，2.6-3.5%）、西部布列塔尼语区（70万人，1.2%）、西南部巴斯克语区（8万人，0.14%），中南部奥克斯坦语区（200万人，3.5%）、南部加泰罗尼亚语区（20万人，0.35%）以及地中海科西嘉语区（17万人，0.3%）。⁵ 由于以上多种原因，再加上农村教育落后⁶，直到1790-1791年，法国尚有48%的普通民众不具备基本的法语交流能力。⁷

事实上，早在1539年，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就颁布第一个语言法令。规定演讲、法律文件以及法庭用语等必须使用法语。法国大革命时，执政当局对法语的普及现状甚为担忧，1794年，法国颁布第二次语言立法，内容主要包括：私立学校国家化，教学语言须为法语，并颁布法令确

¹ 1962年，美国学者乔纳森·普尔分析了133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和语言多样性（以最大本族语社区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的关系，其结论是：“一个国家不管其语言统一和分歧到何种程度，都仍可能是不发达国家。一个全民大体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国家可能或贫或富，程度不均。但是，一个在语言方面及其繁杂的国家却总是不发达的，而一个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统一的语言——如果不是在语言起源上的同源，就是一种共同语言的广泛传播。语言的同一性是经济发展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而经济发展是语言统一性的充分的但不是必要条件。没有（或甚至有）语言同化，经济增长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确实发生了，那么语言统一也将接踵而至”。乔纳森（美国），《国家发展与语言多样性，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7页。本文译自“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diversity” by Jonathan Pool, from *La Monda Lingvo – Problemo* 1:140-156(1969), 译者魏淑花。

² Ozment, Steven. *A Might Fortress: A New History of German Peopl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 88-90.

³ Blanke, Richard. *Prussian Poland in the German Empire*.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No.LXXXVI, 1981: 24.

⁴ Porter, David. *A History of France, 1460 – 1560: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 110-134: 165-206.

⁵ 统计数据引自：Snezana Trifunovska (ed), *European Minorities and Languages*, 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2000, p.468. 说明：此处为1994年估计人数。由于法国政府没有此项官方统计，故研究人员往往根据相关资料估计，因此不同资料往往差异明显。在这7个地方性语言中，德语、巴斯克语言及加泰罗尼亚语都属跨境语言。

⁶ 当时法国农村人口比例偏高（1870年为50%），初级教育十分落后。在农村地区，许多教师仅仅是有一定教育程度的普通人，并非合格教师，学校教学也多以满足宗教为目的，基本读写及算术能力被忽视。乐观估计，农村地区6—13岁儿童的入学率也远远低于三分之二（原书作者根据1880年相关数据估计）。而入学儿童也往往由于需要工作而尽可能早地离开学校，此后便不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Eugen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8, 301-306, 319-321.

⁷ 1790年，法国政府指派 Abbe Henri Gregoire 负责调查法语在法国领土上的推广情况。1794年，Abbe Henri Gregoire 向法国国民大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消灭地方语言的必要性和方法，确保法语广泛使用”的报告。报告称，1在当时法国2千5百万人当中，有6百万人根本不懂法语，还有6百万人法语能力非常有限。Machill, Marcel. Background to French Language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the Media.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保实行；颁布法律禁止在阿尔萨斯使用德语等。大革命领导者认为，只有普及法语，民众才能接触到民主思想，教会、地方贵族及其它地方权贵才不能阻止民众理解从巴黎发布的法律以及宣言的真正思想。¹

因此，就德国而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德语的通用语地位，国家的语言立法促进或巩固了这一进程。而在法国，法语通用语的地位主要是通过语言政策的促进作用才得以实现。

沙皇时期的俄国，与德国及法国情况完全不同：一是民族及语言关系十分复杂²，二是俄国并未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决定了其通用语的实现过程将更为漫长。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在国家体制设计上没有建立推广通用语的法律与政策框架。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中止了沙俄时期的语言同化政策，颁布了多项宣布各民族及民族平等、发展民族语言的法案或决定。³ 20世纪30年代，政府先后给52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并在民族地区创办学校，建立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⁴ 在上述历史时期，苏联的民族语言政策体现了列宁关于各民族语言平等的思想，这也是列宁民族语言政策的形成时期。

有学者将列宁的民族语言政策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对任何民族语言文字的歧视和限制，不允许任何民族语言享有任何特权；第二，主张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三，主张各民族在自愿的基础上相互学习语言文字。⁵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分别于1918、1924、1936及1977年颁布过四部宪法，均没有任何关于俄语地位的说明，也未提及国家通用语的推广。1936年及1977年宪法是前苏联颁布的两部主要宪法。仅有的涉及语言的宪法条款是关于学校教学语言：1936年版宪法第121条规定，“……确保学校教学以民族语言进行。” 1977年版宪法第45条规定：“……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学校教学以民族语言进行。”⁶

作为联邦体制，联盟宪法关于各加盟共和国的平等地位及自愿联合、制定自己宪法、拥有主权及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一直没有改变。⁷ 在联盟中央与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管辖权划分上，教育一直属于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管辖范围。⁸ 苏联宪法的这些规定在各加盟共和国宪法中也有相应

1997/12: 484.

¹ Dennis Ager, *Language Policy in Britain and France—The Processes of Policy*, London: Cassell, 1996, pp.40-43,

² 在十月革命之前，沙皇俄国的民族构成及语言使用十分复杂，有大约 180 种由不同民族使用的各种语言，这些语言分别属于印欧、阿尔泰、乌拉尔以及伊利比亚高加索等多个语系。其中印欧语系的东斯拉夫语族包括了俄语，以及与俄语十分接近的乌克兰语以及白俄罗斯语。根据 1926 年原苏联的人口统计，以这三种东斯拉夫语为母语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及白俄罗斯人分别占苏联总人口的 52%、21%、3%，在当时苏联人口中列前三名，其人口之和占当时苏联人口的 77%。E. Glyn Lewis, *Multilingu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Netherlands: Mouton & Co. N. C., Publishers, The Hague. 1972, pp. 17, 25-44.

³ 1917 年 11 月，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宣布各民族平等和所有少数民族自由发展的权利。1918 年 10 月，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即出台了“关于少数民族学校”的决定。同年，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属下成立了用俄国各民族语言出版书籍的民族委员会。20 年代，在全苏联范围内建立了广泛使用不同民族语言教学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在 20 年代初期，各民族语言在法律上取得了同俄语相同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文出版社，2003 年 4 月，第 4 页。

⁴ 杨玲：《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错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 年第 2 期，第 115 页。

⁵ 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第 488 页。

⁶ Aryeh L.Unger,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36 &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77, i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New York: Pica Press, 1982, p. 155, 242.

⁷ 1936 年宪法第 15 条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仅在联盟宪法第 14 条规定的范围受限。在此范围之外，每个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国家权力。第 16 条、第 17 条则分别规定加盟共和国制定自己宪法以及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力。上述相同内容则包含在 1977 年宪法第 72 条及第 76 条当中。Aryeh L.Unger,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36 &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77, i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New York: Pica Press, 1982, pp.143, 246-248.

⁸ 1936 年宪法第 14 条及 1977 年宪法第 73 条规定了联盟中央的管辖权，均不包括教育。1936 年版宪法第 15 条及 1977 年版第 82 条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其管辖范围内各项权力。Aryeh L.Unger,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36 &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77, i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New York: Pica

条款。以乌克兰宪法为例，1939年版第14条及1978年版69条都规定乌克兰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而1939年版第19条第r款、1978年版72条第13款均规定，教育事务由乌克兰独立管辖。

1

上述法律框架体现了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任何语言都不享有任何特权的思想，俄语在法律上与其它民族语言处于完全平等地位。

但在实践层面，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渐巩固，联盟中央介入了本应由各加盟共和国独立管辖的教育领域。1929年，斯大林发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其中对语言发展的前景有如下描述：

“当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十分巩固，……各民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本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各民族未来的大致图画，各民族在将来融合的道路上发展的图画就是如此”。²

这体现了斯大林在民族语言政策领域的指导思想：民族语言的消亡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民族融合的实现。30年代后期，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巩固，苏联政府于是开始在语言政策上体现建设所谓“苏联民族”的努力。

在推广俄语之前，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政府曾试图创立并推广一种“融合语言”，即英语、法语、俄语甚至包括世界语的混合语言，来避免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斯大林于1935年提出这一思路，之后由语言学家Drezen负责组织研究实施。然而到1936年春天，“融合语言”即宣告破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愿意接受这一新“语言”。“融合语言”失败之后，苏联政府开始将使用拉丁字母的少数民族语言逐渐改为使用俄语字母。1936年5月，俄罗斯苏维埃首先评估了其境内少数民族使用拉丁字母的现状并批准以新的规范俄语字母来代替拉丁字母。1937年年底，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少数民族文字都由拉丁字母改为俄语字母。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1938年3月，苏共中央及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在各加盟共和国及各地区学校开设俄语必修课”决议，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学生小学阶段学习结束时，应具备基本的俄语说读写能力，并满足从事办公室类工作的需要。³各加盟共和国随后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俄语的教学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教学，更与俄罗斯文化及列宁、斯大林思想的学习联系在一起。⁴

根据现有史料（包括西方学者的研究），尚未发现在最初的4年里各加盟共和国对该语言政策的强烈反对。这里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自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强势领导人，尤其是30年代苏共党内进行的肃反运动压制了不同观点；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然而，从1946年开始，乌克兰党中央开始的反民族主义斗争显示不同声音的出现：从1946年至1948年，乌克兰党中央曾8次通过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决议，并于1946年7月及1950年1月两次在全国公开批判了部分作家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此同时，俄语教育在各加盟共和国全面展开。即使在像亚美尼亚这样的加盟共和国，其母语原来在国家各个领域都占主导地位，从1946

Press, 1982, pp. 142-142, 246-249.

¹ 参见：1. *Ukrainian Constitution (1939)*, The American Russian Institution, 1950, pp3-4. 2. *Constitution of 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1978)*, Politvidav Ukraini Publishers, 1979, pp.44-45.

²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99—300页。

³ Michael G Smith, *language and Power in the Creation of the USSR 1917—1953*,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8, pp. 155—159

⁴ 乌克兰于1938年4月20日颁布了类似决议。同年6月份，乌克兰党中央召开第14次党代会，新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 Nikita Khrushchev 在大会发言中称：“人民的敌人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意识到了俄罗斯语言及文化的影响。他们知道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是列宁、斯大林的教导在乌克兰人民、乌克兰工人及农民心中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学校教育中拒绝俄语的原因。很多乌克兰学校有德语、法语、波兰语等其它语言，但就是没有俄语……同志们，从今天开始，所有人都要学习俄语”。Roman Solchanyk, *Language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in Isabelle T. Kreindler, e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Soviet National Languages: 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rlin, 1985, p.72.

年开始，俄语从小学二年级也开始成为必修课。而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历史教材都以俄罗斯为主进行重新编写。1952年10月苏联19大召开前后，联共党中央进一步强化了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运动。¹

斯大林之后，在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苏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措施。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抨击斯大林违背列宁确立的民族政策，声称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消除各民族之间的不同，而是要繁荣非俄罗斯民族文化。² 当年6月，苏联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报》(Kommunist)全文发表了此前从未公开过的列宁“遗言”。“遗言”中，列宁指出要着重提防并反对大俄罗斯主义，而且“在向少数民族让步以及宽容方面，应该多做一些”。³ 苏共20大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苏共中央将在民族政策上彻底纠正斯大林时代的做法。这无疑会强化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意识，并波及到民族语言政策领域，使得在斯大林时代受压制的反对意见公开化，而事实也证实这一点。这里举两个例子：

1956年10月，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召开上千人参加的乌兹别克知识界大会，时任乌兹别克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 Nuritdin Mukhitdinov 在会上宣布将为在斯大林时代遭迫害的乌兹别克作家及干部平反。他还明确指出：一直被许多苏维埃作家描述为落后地区的中亚其实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最古老的中心之一”。他号召乌兹别克知识界要承担发展民族文化、记载其精彩历史及培养民族干部的责任，并向参会者保证，过去在民族政策上所犯的错误，以后再也不会重犯。⁴

在乌克兰，人们最初对苏共中央的“去斯大林化”将信将疑，但随后“各种抱怨以及要求如潮水般出现——一如人们预料的那样——是在文化领域……诸如‘保卫乌克兰语言’、‘讲乌克兰语’等口号在乌克兰越来越频繁地被人提起”。⁵ 斯大林时代被噤声的政治及文化界名人重新活跃起来，乌克兰语言、文学、经济以及法律方面期刊及杂志纷纷涌现，复兴乌克兰文化的各类活动也得到了乌克兰官方默许。1958年2月6日，乌克兰官方报纸《乌克兰真理报》(Pravda Ukrainy)发表署名文章，对俄语将来有可能替代乌克兰的前景表示担忧。⁶

上述对俄语化的质疑，主要针对俄语在各加盟共和国使用日益广泛、少数民族语言受到限制、以及学校教学中忽视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现状。自1938年起逐步确立、已经延续了近二十年的双语教学模式，即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学习俄语的做法，并没有受到影响。

而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却开始强化以加强俄语教学为途径的“民族融合”之路。1958年8月11日，苏共中央机关报《共产党人报》(Kommunist)发表署名文章，认为民族政策的重点应从鼓励发展各民族文化调整为加速民族融合，俄语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强有力的交流工具。文章批评一些少数民族同志，在经济以及干部政策上片面强调民族利益，在处理与文化有关的问题时违反党性原则。文章提出非俄罗斯族不应过分强调自己的民族特征，应该鼓励任何能促进吸收俄罗斯文化的努力。⁷

¹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p 101-106

²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是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秘密讲话，抨击斯大林粗暴践踏列宁确立的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声称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消除各民族之间的不同”，而是要“繁荣”非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见：Leo Gruliow, ed., *Current Soviet Policies II: Documentary Record of the 20t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1985, pp. 52-53.

³ 见：Kommunist, no.9, 1956. 引自：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119

⁴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p.121-122

⁵ Orest Subtelny, *Ukraine—A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 pp. 501-502. .

⁶ Roman Solchanyk, *Language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in Isabelle T. Kreindler, e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Soviet National Languages: 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rlin, 1985, p.74

⁷ 该文作者 Bobodzhan Gafurov, 塔吉克人，在斯大林时代曾长期担任塔吉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发表该文时为苏维埃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参见：1.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三个月后，1958年11月，苏共发布教育改革方案。而其中关于俄语教育的条款“Thesis 19 草案”提出，儿童学两门语言再加一门外语负担过重，要求家长做出选择：将孩子要么送到以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要么送到以俄语教学的学校。在俄语学校，民族语言将不再是必修科目。在民族语言学校，理论上俄语也不是必修课。显然，这是一个不平等的选择，因为出于为孩子的未来着想，家长很可能选择俄语学校。这将会改变自1938年以来各加盟共和国的语言教学模式：学校采用民族语言作为教育语言，俄语是一门必修课。¹

“Thesis 19 草案”公布伊始，就遭到绝大部分非俄语加盟共和国反对。1958年12月，最高苏维埃讨论 Thesis 19 草案时，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吉尔吉斯均表示反对。格鲁吉亚代表 I. V. Abashidze 的反对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警告说：“我们不能以允许在俄语及民族语言之间选择一个的方式来使俄语及民族语言对立起来。”草案未获通过。会议遂将草案其交由各加盟共和国自行决定。²

在苏共中央的压力下，“Thesis 19 草案”先后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获得通过。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定于1959年3月讨论该草案，乌克兰全国作家协会于是定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开会之前召开四次全国大会。协会主席 Bazhan 在大会发表主旨讲话，他引用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论述来支持维护乌克兰语言地位的正当性。大会通过决议，谴责“Thesis 19 草案”。但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将“Thesis 19 草案”融合在一项总的教育改革方案中，并没有对其单独讨论。最终该教育方案获得通过并于4月17日在乌克兰开始实施。³

至1959年夏天，仅余两个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及拉脱维亚）没有通过该草案。6月，苏共中央撤换了大部分阿塞拜疆籍党的高层领导，而被革职的第一书记 I. Mustafeev 则被指控渎职，其中一条罪责是“在原本思想完全统一的语言问题上引起混乱”；另外一名被撤职书记则被指控“人为区分本地及来自其它地区的干部”。11月，拉脱维亚党中央书记 Kalberzins、总理 Vilis Lacis 等被撤职。除语言问题外，苏共中央还指责拉脱维亚领导层在经济政策上犯有错误。⁴至此，苏共中央提出的“Thesis 19 草案”在所有加盟共和国全部通过。

上述联盟在语言政策上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以及高压政策，对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在乌克兰，对于苏共中央语言政策改革的反对意见一直都在持续。1963年2月11-15日，即“Thesis 19 方案”实施后第4年，乌克兰知识界在首都基辅召开全国大会，谴责了现行的语言政策，呼吁在乌克兰教育、文化及其它公共生活的领域使用乌克兰语，并将呼吁书递交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⁵ 1965年年底，乌克兰知名文学批评家及反对派知识分子 Ivan Dziuba 在《民族融合还是俄罗斯化》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不得不指出，从形式上以及法律上乌克兰语言当然拥有全部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乌克兰语的二等地位……让人不得不产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p.130. 2. James Bell In *Uzbekistan : Symbolic Tensions In Tashkent 'S Official Public Landscape*, *Ecumene* 1999 6 (2)

¹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p. 131.

²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p. 132-133

³ 该教育法案的英文名称是“On Strengthening Ties between School and Life and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krainian SSR”. 见：Roman Solchanyk, *Language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in Isabelle T. Kreindler, e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Soviet National Languages: 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rlin, 1985, pp. 75-77.

⁴ 1959年6月17-18日，阿塞拜疆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会，苏共中央委员 Mukhitdinov 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阿塞拜疆党中央大部分领导人都被撤换。12月11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 N.A. Ibrahimov 被迫公开承认他“在语言问题上犯了诸多错误”。Wolfgang Leonhard, *The Kremlin Since Stalin*, New York, 1962, pp. 345-346.

⁵ 基辅大学及乌克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了本次大会，参会者包括语言学家、大学教师、作家以及出版、报纸、广播电视从业人员等。会议通过者通过决议，要求当面向乌克兰党中央及政府表达反对俄语化、提高乌克兰语地位的四项诉求。包括：1、在高等及参见：Bilinsky, *The Second Soviet Republic*,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33-4.

生怨恨。”¹

赫鲁晓夫之后的其他前苏联领导人延续了通过推广俄语、以利于加快民族融合的指导思想。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强化了俄语作为苏联人民“第二母语”的努力。1978年10月，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强化加盟共和国俄语教学的若干措施”，在加盟共和国采用俄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实施新的教学大纲，进一步强化俄语教学，并在俄语不是主要教学语言的民族语言学校设计了新的俄语教学大纲。² 该措施可以视为赫鲁晓夫时代“Thesis 19”条款的进一步延伸。

有学者认为，自斯大林开始，苏联政府“事实上一直将通过语言同化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阶级团结作为将各民族融为一体的风险最小的办法。”³ 早在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报告中就宣称：“党解决了人类世代所关心的，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直到现在仍然是尖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即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和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也涉及俄语学习，宣称俄语是苏联人民的“第二本族语”。⁴ 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最高领导人之后，进一步明确了建设“苏联人民”这一目标，并于1971年在苏共第二十四次党代会上对“苏联人民”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表述：即“具有共同的领土、国家、经济体系及文化，以建设共产主义为目标，具有共同语言的共同体”。⁵ 这一表述与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十分类似，只是将“共同语言”从第一位移至最后一项。1979年苏联的一项调查显示，苏联总人口的82%都掌握了一定程度的俄语。⁶ 应该说，俄语的推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苏联的民族问题其实远未得到有效解决。

本文认为，对于非俄罗斯民族来说，俄语只是族际交流语言，将俄语称为非俄罗斯民族的“第二本族语”是一种并不妥当的提法，夸大了俄语在创建“苏联人民”过程中的作用。其结果是伤害了非俄罗斯族人们的民族感情，反而不利于和谐民族关系的建立。

三、结论与思考

将俄语作为通用语进行推广，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这在民族构成与民族语言十分复杂的前苏联，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前苏联为了显示各民族语言的平等，在联盟宪法及重要的语言法案上强调各民族语言的平等地位。各加盟共和国宪法也大都含有民族语言是其共和国国语、⁷及学校教学语言以母语进行或尽可能以母语进行的条款。⁸ 可以说，俄语与各民族共和国民族语言

¹ 该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角度，阐述了列宁的民族政策并分析了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等偏离列宁民族政策的错误做法，并以大量篇幅批驳了联盟的语言政策。1965年年底完稿后，作者向乌克兰党中央及国家领导人转交该书。乌克兰党中央在小范围内（包括乌克兰25个州的主要领导）散发了该书，该书后流传到上述范围之外。该书于1968年在英国伦敦出版。Ivan Dzyuba, *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 A Study in the Soviet Nationalities Problem*,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The Camelot Press Ltd, London and Southampton, 1968. pp. xvi, 150.

² Lenore A. Grenoble, *Language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p. 58

³ Roman Szporluk, *Nationalities and the Russian Problem in the USSR*, 1973, pp. 17-18, 载 Roman Szporluk, *Russian,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2000, pp. 1-27.

⁴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250页。

⁵ Lenore A. Grenoble, *Language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p. 57-60.

⁶ 同上，第58页。

⁷ 例如，1936年苏联宪法颁布后，亚美尼亚宪法第119条规定，“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语为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宪法第156条规定，“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语为格鲁吉亚语”。Henry H. Collins, Jr.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ixteen Constituent or Union Republ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American Russian Institute, 1950, pp. 9, 18.

⁸ 例如，1937年版乌克兰宪法第101条规定，学校教学语言以母语进行。1978年版乌克兰宪法第43条规定，学校教学语言尽可能以母语进行。见：1. *Constitution of 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Adopted on January

处于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没有建立起将俄语作为通用语进行推广的法律框架。这是原苏联民族语言政策的主要失误之一。前苏联在其后将俄语作为通用语进行推广的过程中，引发了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反弹。假如前苏联能够修改宪法，改变原有的联邦制性质，取消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以及可以退出联盟的条款，强调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将教育由联盟统一负责，同时宪法明确俄语的地位与作用，那么，斯大林 1938 年开始的将俄语列为中小学必修课就完全合乎宪法原则。在坚持这一双语教育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俄语教育，使其逐渐成为苏联的通用语，将在有助于增进不同民族交流及融合的同时，最大限度缓解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潮。¹

将俄语作为通用语进行推广，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这与前苏联民族语言平等政策并不矛盾。但通用语的推广不同于学习母语，母语有民族身份的标志作用，而通用语的学习则是为了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而在前苏联，俄语的推广是与俄罗斯文化的推广联系在一起。而 1958 年 11 月发布的俄语教育改革“Thesis 19 方案”则试图以俄语代替民族语言，违背了原苏联民族语言的平等原则。那么，这种可能会引发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情绪反弹的语言政策，从长远看，是否有利于强化非俄罗斯民族对于原苏联的认同，即有利于所谓“苏联人民”的建构呢？虽然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本文认为，在原苏联的联邦体制下，即以民族构成作为设置加盟共和国的原则，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这里之所以给出否定的答案，也不完全出于原苏联最终解体的事实，而是语言同化在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历史上不乏类似的失败先例。

以英国为例，苏格兰自 1707 年与英格兰合并成立统一的不列颠王国之后，苏格兰人的母语盖尔语就逐渐让位于英语。1900 年，仅有 6% 苏格兰人口使用盖尔语，到 1991 年，在苏格兰 496 万人口当中，能讲盖尔语的人口仅占 1.4%，² 苏格兰已成为英语地区。但近年来苏格兰民族主义思潮似有不断加剧的趋势，2011 年 5 月，主张苏格兰独立的民族党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获胜，在全部 129 个席位中占有 69 席。2014 年 9 月 18 日，苏格兰就是否独立进行全民公投，多达 44.7% 的投票者在公投中支持独立，³ 虽然最终因为 55.3% 的投票者选择留在联合王国，英国的统一得以维持，但强烈的苏格兰民族主义倾向可见一斑。

另一个例子是爱尔兰。早在 12 世纪，盎格鲁-诺曼人就曾凭借其军事优势很快占领了爱尔兰四分之三的地区，但随后在爱尔兰人的反击下节节败退至东海岸都柏林附近面积狭小的区域，那些留在爱尔兰的盎格鲁-诺曼人则被爱尔兰文化同化。直到 16 世纪，爱尔兰语还是绝大多数爱尔兰人的主要交流语言。17 世纪，英国通过一系列战争重新征服爱尔兰，此后英国大力强化在爱尔兰的英语推广政策，到 1850 年，仅有 45% 的爱尔兰人还使用爱尔兰语，1891 年，这一比例仅为 19.2%，大约 66 万人，⁴ 1911 年下降为 12%，且使用者主要集中在爱尔兰西部偏僻农村，⁵ 爱尔兰

30, 1937), New York: American Russian Institute, April 1950, p.13. 2. Constitution of 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Adopted on April 20, 1978), Kiev: Politvidav Ukraini Publishers, 1979. p. 32. 上述乌克兰宪法条款与 1936 及 1977 年版苏联宪法的相关条款的内容完全一致。

¹ 那么，从 1923 苏联成立，至 1989 年解体。苏联有没有机会对宪法做如上修改，以实现列宁提出“达到愈来愈紧密的联邦制同盟”呢？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地位，而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假如斯大林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调整，把苏联转变为单一的共和国，最终完成各族的政治整合，结束列宁提到的“过渡”时期，在当时的苏联的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下，这样做应当不会有什么阻力。所以在二战结束之后的 40 年代后期，是苏联修订宪法、使联盟-联邦制转型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最佳历史时机。见：马戎，《斯大林是否在民族问题上犯了历史性错误？》《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08 年 2 月 20 日，第 46 期。

² Dennis Ager, *Language Policy in Britain and Fr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6, p49.

³ Scottish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topical-events/scottish-independence-referendum/about>, 2017 年 2 月 6 日查询。

⁴ Riagian, Pdraig O. *Language Policy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reland 1893 – 199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5.

⁵ A.C. Hepburn, *Language, Relig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reland since 1880,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同样成为一个英语地区。但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十分强烈。1922年，爱尔兰依然通过武装斗争脱离英国赢得独立。

限于篇幅，本文对苏格兰以及爱尔兰的民族主义不做具体分析。康纳（Walker Connor）曾提出：“即使语言、宗教、经济地位，或者其它任何可以识别的文化特征都发生巨大变化，民族认同也许会依然存在。”¹至少在语言因素方面，这一观点显然适合苏格兰及爱尔兰民族主义的特征，似乎也同样适合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因为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苏格兰、爱尔兰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有一点是一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的行政区域依据民族构成设置。安东尼·史密斯在分析现代民族国家时曾经提到，“现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征是其领土属性。即，某一特定的人口群体，生活能自由迁移的领土范围之内……而拥有这一特定领土，则被认为是这一特定人口群体的权利。”²当然，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并不是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前苏联以民族构成为原则的加盟共和国联邦体制，无疑有利于各加盟共和国不断强化其民族认同。俄语的推广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其促进苏联国家认同的作用并未有效发挥。或许其原因在于：通用语的作用在于消除不同族群之间因语言造成的交流不便，进而促进人员相互流动，而各族群的国家认同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加强。而在前苏联，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过程并未发生：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人口迁移的主要特点为：俄罗斯人移居至其它加盟共和国，而除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外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人口流动性很小。³

【论 文】

中亚五国语言政策及其发展走向分析⁴

张宏莉⁵

摘要：中亚五国实施以全面发展本国国语并扩大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的功能为主要目的的新型语言政策，与此同时，降低俄语地位、缩减俄语使用范围、有意进行文字改革的举措使俄语彻底失去了苏联时期的辉煌，俄语地位被严重“边缘化”。然而，俄语的交际功能和实际应用性并没有因法律地位的下降而大幅度降低，俄语仍然是主要的族际交际语言。语言政策与现实需求的背离，严重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环境恶化促使人口外迁，不懂俄语制约劳务输出，字母拉丁化导致教育质量下降，俄语的语言功能被认知为与俄交往的利器。中亚五国语言政策的最大特点是过于政治化，语言完全被某些政治家视为政治游戏的手段，而未把它当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直接影响中亚五国语言政策的发展走向。总体而言，俄语不会迅速退出中亚，主体民族语言彻底拉丁化尚需时日。

关键词：中亚 语言政策 主体民族语 俄语

Society, Volume 2, Number 2, 2001, p. 202.

¹ Walker Connor, Nation-Building or Nation-Destroying, *World Politics*, Vol. 24, No. 3, Apr., 1972, pp. 336-338.

² 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Oxford, UK: Polity Press, 1995, p. 56.

³ Robert J. Kaiser, *The Geography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74

⁴ 本文刊载于《新疆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72-79页。

⁵ 作者为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由于长期受俄罗斯化政策的影响，苏联时期，中亚地区的俄语普及程度高，双语（俄语和主体民族语）现象普遍，有些地区甚至出现掌握俄语人数超过本民族语言人数的情况。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把使用主体民族语言视为新独立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和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要素，纷纷兴起“语言民族化”运动，将主体民族语言规定为国语，同时降低俄语地位、压制俄语在教育 and 公共领域的使用。然而，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境内生活着为数不少的俄罗斯人，俄语的交际功能和实际应用并没有因法律地位的下降而大幅度降低。语言政策背离现实需求、语言问题政治化，导致民族矛盾突出，并对社会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一、语言政策焦点：俄语地位

中亚国家的语言问题主要是主体民族语与俄语之间的矛盾，如何确定俄语地位成为制定语言政策的关键，俄语地位的高低则是衡量俄罗斯人权利得失的砝码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发展过程也是协调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尤其是俄罗斯人之间矛盾的过程。

1. 1991-2005 年，中亚五国俄语地位高低起伏、变化悬殊。

苏联时期，在语言方面基本上采取的是俄罗斯化政策（列宁时期除外），俄语被规定为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言”，政府采取行政命令方式推广俄语，包括中亚各世居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语言则处于次要地位。这一政策引起少数民族的普遍不满，上世纪 60-70 年代，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等共和国发生多起反对强制推广俄语的活动。1989 年，中亚五国先后颁布本国语言法，宣布主体民族语言为各共和国的“国语”，俄语均为族际交际语。虽然 1991 年 4 月苏维埃联邦政府通过《苏联各民族语言法》，宣布俄语为国语，但并未对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中亚五国独立后，更加明确了将主体民族语言国家化的思想，主体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在新宪法中得到巩固。五国的新宪法甚至明文规定，竞选总统的条件之一是必须“通晓国语”。为了全面推广国语，中亚国家要求民众在行政办公、大众传媒、教学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使用国语。在对国语作出规定的同时，中亚五国无一例外地都赋予了俄语族际交际语的地位。

掌握主体民族语言，成为谋求国家机构工作和升职的条件之一，而以俄罗斯人代表的俄语居民的社会前景却因此变得非常暗淡，大量人口迁出中亚。仅在 1991-1996 年期间，就有 228.3 万人迁出哈萨克斯坦。

由于高素质的俄罗斯族人等欧洲民族大量外迁，俄罗斯族人口比重较高的哈吉两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语言法规等相关政策。1995 年 8 月通过的哈萨克斯坦新宪法对有关语言的条款进行了修订，规定“在国家组织和地方自治机构中，俄语和哈语一样平等地正式使用”，实际上承认了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1997 年颁布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法》则更加明确了俄语的地位，哈语和俄语在国家权力和安全机构、强力部门的公文事务、统计、财政和技术等文件中平等使用。吉尔吉斯斯坦在 2000 年 5 月颁布《官方语言法》，明确规定俄语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官方语言。2003 年 2 月，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在全民公决的新宪法中得到巩固。可以说，在中亚国家中，俄语在吉国的法律地位最高。而在乌、塔、土三国，由于俄语居民大量外迁，境内的俄罗斯人比重很小，俄语地位出现不升反降的情况，俄语地位被严重“边缘化”。乌兹别克斯坦 1995 年修订和 2004 年增补的《国家语言法》中，均未对俄语地位作任何规定。1994 年 11 月通过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宪法》和 1999 年颁布的新宪法均规定俄语为族际交际语。土库曼斯坦独立后，要求公民在机关、学校等一切场所必须讲土库曼语。1996 年，俄语在土库曼斯坦丧失了族际交际语的法律地位，俄语仅为一门外语。

总之，在这一阶段，俄语在中亚国家的法律地位高低起伏，变化悬殊：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

萨克斯坦，俄语从族际交际语提升为官方语言；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俄语不再是族际交际语，而只是一门外语；在塔吉克斯坦，俄语只是族际交际语。

2. 2006 年至今：进一步扩大国语使用范围，俄语地位受到新挑战。

经过十多年的国家建设，中亚国家的国内形势好转。从 2006 年起，中亚国家开始实施比较激进的语言政策，俄语处境变得扑朔迷离，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由于语言现状与政策目标的距离较大，加之各国首脑比过去更加自信¹，语言政策方面出现一些新动向。

(1) 哈萨克斯坦

2006 年 6 月 1 日，哈萨克斯坦发布总统令，要求权力机构在 2010 年前分阶段落实公文、统计、财政和技术文件用国语书写的工作，计划在缔结国际合约、起草法律文件、进行官方活动中使用哈语，扩大哈语在教育领域的使用。显然，这项命令违背了 1997 年的语言法有关俄语与哈语在国家机构同等使用的规定。随后几年，哈政府和相关部门不断推出加大国语推广力度的文件，2010 年 6 月，哈文化部要求境内公映的所有电影翻译为哈语。

2011 年 8 月 4 日，互联网上公布了哈萨克斯坦文化部《关于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语言政策的某些法律文件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案》，计划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国家机构下发的所有统计、财政、技术等文件均用哈语书写；个人向国家机构递交的任何形式的申请或诉讼必须用哈语书写；国家和非国家机构发布的规范中所含的定义、条款（公式、原理）等要确保用哈语书写，必要时可用俄语；法人和单位名称只能用哈语书写；表格、招牌、公告、广告等要用哈语印制，必要时可用俄语和其他语言；应聘工作必须提交哈语测试成绩；所有私立学校的哈语班级比例不得低于 50%；学位论文的撰写和答辩要用哈语；等等。该法案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人们普遍认为，法案提出的要求不切现实，总统战略研究所的绝大多数学术活动和出版物使用的是俄语而不是哈语，更枉论其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防止第二次移民浪潮的出现²，文化部答应进行适当调整，如不得强行要求应聘者提供哈语成绩。

然而，文化部的让步招致哈萨克民族主义爱国者的极度不满，互联网上发布一封由 138 位社会知名人士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和文化部部长的公开信，强烈要求删除哈萨克斯坦宪法关于俄语与哈语同等使用的规定，要求国家权力机构的公文全部用哈语书写。由于一些社会名流在加强哈语作用的问题上的态度比较温和，有关修改语言政策的争议才告一段落。这场争议可以说是政治权利的博弈，要求废除俄语官方语言地位的人和力主俄语官方语言地位的人针锋相对，政治意图非常明显，对俄语居民尤其是斯拉夫人的影响深远，降低俄语地位的态势显而易见。

(2) 塔吉克斯坦

在此阶段，塔吉克斯坦最显著的变化就是 2009 年 10 月颁布的《国家语言法》。与 1989 年的语言法相比，新语言法删除了俄语为族际交际语的规定，要求所有法律文件使用国语（塔吉克语），每个公民都必须懂得国语，所有出版物、单位（无论其所有制形式）印章、官方文件必须用国语书写，进行文化活动、做广告、写论文、学位论文答辩都必须使用塔语，凡是破坏新语言法规定者将会受到处罚。另外，还组建了语言和术语委员会，将会同总检察院、税务委员会和国家信息专利中心监督语言法的执行情况。

新语言法未对俄语给予族际交际语地位的做法引起社会哗然，以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人士为代表的反对派与以拉赫蒙总统为首的支持派拉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尽管反对声强烈，但塔政府最终未做任何退让和调整。截至 2011 年初，杜尚别各级法院共受理了近 50 宗与语言相关的

¹ Александр Шусто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rusedin.ru/2009/12/24/russkiy-yazyk-v-tsentrальной-azii/>

² Александр Шустов. Казахстан: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ытесняется.
http://www.stoletie.ru/geopolitika/kazahstan_russkij_jazyk_vytesnajetsa_2011-09-14.htm

案件。据塔吉克劳务移民资源网信息，由于一些官员和企业家不能用塔吉克语正确书写文件和广告，被罚款 100 欧元。虽然宪法仍然保留了俄语的族际交际语地位，但在实际生活中，行使职能的不是宪法而是新语言法。

需要注意的是，2011 年 6 月 9 日，塔议会上院赞成对《国家规范-法律文书法》（2004 年）进行修订，允许在司法活动中使用俄语，而按照 2009 年的语言法的规定，司法活动中只能使用国语。应该说，这是塔政府向民众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一些专家据此认为，俄语恢复了族际交际语的地位，是总统拉赫蒙的明智之举¹。

（3）吉尔吉斯斯坦

在中亚五国中，俄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地位最稳固，语言问题相对较少，但是，由于 2005 年以后的国家领导人来自南部地区，对待俄语的态度与先前大不相同，对公文基本上都是先用俄语起草后译为国语的现实状况十分不满。2011 年初，奥通巴耶娃总统要求提高国语使用水平；几乎同时，吉议会做出决议，要求总统候选人必须完全掌握吉尔吉斯语。不过，在社会上反响最强烈的是 2011-2012 年针对国语修订问题的讨论。

2012 年 12 月，共和国党议员乌尔玛特·阿曼巴耶娃（Урмаг Аманбаева）提交《吉尔吉斯斯坦国语修订草案》，议员纳迪拉·纳尔玛托娃（Надира Нарматова）表示支持，并强调修订草案不会损害少数民族利益，“要支持吉语的发展，我们要讲吉语，要作爱国者。”²其实，早在 2011 年 1 月，阿曼巴耶娃就曾对财政部部长在议会用俄语发言表示过愤慨。修订草案最引人关注的内容有三：第一，对不懂国语的人要予以罚款，若重犯，则加大处罚力度；第二，所有文件应该用国语起草，必要时可翻译为俄语；第三，国家公务员应参加国语考试，考试由国家国语全权机构负责组织。显然，如果修订草案得以实施，那么，民众在向银行贷款、支付公共费用、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向法院或警察局递交申诉时都必须使用吉语。

2013 年 1 月，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部部长茹努索夫（Жунусов）责令工作人员和下属机构将所有公文翻译成吉尔吉斯语。目前，吉议会正在研究对国家公职人员不懂国语进行处罚的条例。

（4）乌兹别克斯坦

自 2006 年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政策仍然沿用前一阶段的政策，只是在个别领域作了调整。2012 年 11 日，乌司法部发布通告，自 2012 年 11 月 2 日起，公民在登记出生、死亡、缔结和废除婚约时可用两种语言：乌语（拉丁字母）和俄语，而此前的文件则规定只能用乌语（基里尔字母）³。这表明，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使用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好转。

综上所述，独立 20 余年来，中亚国家的语言法或宪法中有关语言地位的条文都经历了多次修订，主体民族语言——国语的法律地位一直非常稳固，这为国语的推广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而相对应地，俄语的地位却处于发展变化中，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俄语从族际交际语提升为官方语言，但从目前情况看，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受到挑战；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俄语不再是族际交际语，而只是一门外语；塔吉克斯坦的宪法虽然还保留着俄语作为族际交际语的地位，但其在语言法中的地位丧失殆尽。不过，在塔、乌、土三国，俄语的使用情况在某些领域出现好转迹象。

¹ У Рахмона хватило ума...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вернули прежний статус. <http://www.russianskz.info/russians/1785-u-rahmona-hvatilo-uma-v-tadzhikistane-ruskomu-yazyku-vernuli-pr-ezhniy-status.html>

² Кыргызстан: Депутаты устанавливают языковой барьер http://sarty.kz/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56:2012-12-28-04-09-20&catid=2:2012-04-01-13-41-40&Itemid=5

³ Узбекским ЗАГСам разреши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http://lenta.ru/news/2012/11/01/language/>

二、语言政策对中亚社会和政治的影响

语言政策是中亚各国独立后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政策涉及到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别是民族问题。目前，语言政策对中亚国家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语言环境恶化，大量移民外迁

中亚地区在帝俄及苏联时期与俄罗斯已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人员交流十分频繁。苏联解体前后，中亚地区以俄罗斯人为代表的欧洲民族爆发了移民潮。一般认为，移民的原因有二：一是中亚国家独立前后出现的民族主义使俄罗斯人等民族的地位下降，甚至遭到一定程度的歧视；二是各国经济状况很差，就业和生存条件恶化。但从实质上讲，俄罗斯人等民族遭到歧视，就业和生存条件恶化，都与各国的语言政策息息相关，语言因素是人口大量外迁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由于不懂国语，俄罗斯人等被排挤出政府机关、强力部门等关键部门；大批俄语学校关闭，致使大量俄语教师失业，等等。1991-1996年，共有250多万人从中亚地区迁往俄罗斯，其中，从哈萨克斯坦迁出126.9万人，从吉尔吉斯斯坦迁出30.6万人，从塔吉克斯坦迁出28.9万人，从乌兹别克斯坦迁出58.17万人¹。俄罗斯是中亚移民的主要迁入国。20世纪末和本世纪最初几年，随着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局势的改善，以及语言政策的调整，移民人数明显减少。在哈萨克斯坦，2001-2005年，迁入俄罗斯的移民共24.26万，2006-2010年为18.55万人²。

根据俄罗斯联邦移民局的资料，由于俄罗斯移民政策的调整，近几年迁入俄罗斯的移民数量逐渐增多，2009年迁入的同胞有9千左右，2010年为1.3万人，而到了2011年则达到3.14万人³，大部分移民来自中亚。2003年，从哈萨克斯坦迁入俄罗斯的移民1.56万人，而在2009年为2.79万人。在2011年申请移民的2.99万份表格中，31%的表格由哈萨克斯坦的公民填写，19%为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占9.1%。尽管中亚国家的俄罗斯族人数远远少于乌克兰（2001年共有俄罗斯族人830万），但是将近60%的潜在移民（参加移民规划者）却生活在中亚。例如，哈萨克斯坦现有370多万俄罗斯族人，但是想移民俄罗斯的人数却是乌克兰的3.5倍。乌兹别克斯坦也有类似情况，据2000年人口统计数据，俄罗斯族人有120万，而有移民愿望的人是乌克兰的2倍。

移民俄罗斯的人基本上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专业培训，而且年富力强。在参加移民规划的人中，42%接受过高等和不完全高等教育，43%接受过职业和技术教育，32%的移民年龄在10-30岁，36%的人年龄在30-40岁，20%在40-50岁，只有11%的人年龄超过60岁，男性占63%，女性占37%。

如果从移民的民族属性来看，大部分移民是俄罗斯族人。在2011年离开哈萨克斯坦的3.29万移民中，71.9%为俄罗斯族人，7.9%是乌克兰人，日耳曼人占5.4%，哈萨克人占4.5%，鞑靼人占2.3%⁴。

尽管俄罗斯人等欧洲民族迁出中亚的原因很多，但是，民族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相比而言，民族文化因素更具有长期性和聚合性。近年来，中亚国家围绕俄语的语言环境

¹ 杨云安、杨恕：《俄罗斯的中亚劳务人员对双边关系的影响》，《西北人口》2011年第4期。

² 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 Возвращаются ли русские в Казахстан?
<http://rusedin.ru/2011/05/26/vozvrashhayutsya-li-russkie-v-kazakhstan/>

³ Александр Шустов. Растет эмиграция русских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www.russianskz.info/compatriot/3258-sootechestvennikov-stalo-bolshe-rastet-emigraciya-russkih-iz-centralnoy-azii.html>

⁴ Александр Шустов. Растет эмиграция русских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www.russianskz.info/compatriot/3258-sootechestvennikov-stalo-bolshe-rastet-emigraciya-russkih-iz-centralnoy-azii.html>

不断恶化，文化信息空间不断缩小，如在哈萨克斯坦，公文用哈语书写，居民点、街道等俄语地理名称被哈语名称所代替，进口俄罗斯书刊和创办俄语媒体受到限制，等等，都使俄罗斯族人和其他俄语居民感到强烈的民族文化不适性，他们尤其担心子女的未来；在乌兹别克斯坦，幼儿园和学校只说乌兹别克语。

据 2009 年哈萨克斯坦人口统计，共有 379.9 万俄罗斯人，占人口总数的 23.7%，而 1999 年的这一数字分别为 447.96 万和 30%，1989 年为 622.75 万和 37.8%。目前，吉尔吉斯斯坦（2009 年）有俄语居民 41.96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7.8%，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人不足百万。这些人虽然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移民浪潮中没有迁出，但并不表示他们没有移民的愿望，如果所在国继续给他们施加教育、就业、文化等方面的压力，那他们移民只是迟早的事。正如上文所述，哈萨克斯坦政府之所以在 2011 年末正式颁布对语言政策的修改法案，原因就在于担心因此可能引发新的移民潮。

2. 俄语水平低下影响劳务输出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的经济几乎完全崩溃，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下降，与经济形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口增加了 28%（除哈萨克斯坦），而且 60% 的人处于劳动年龄，失业率很高。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口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劳动力严重缺乏。俄罗斯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吸引了中亚的劳务人员。据推算，2005 年末，大约有 180 万-350 万中亚移民在俄罗斯工作，绝大多数来自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他们主要从事建筑、贸易和服务业。据俄联邦移民局资料，2008 年有 400 万来自塔、吉、乌三国的劳务移民。劳务移民不仅解决了中亚国家的失业问题，而且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很大贡献。资料显示，2008 年，劳务外汇占塔吉克斯坦的 49%，吉尔吉斯斯坦的 27%，乌兹别克斯坦的 13%¹。应该说，劳务移民对中亚国家和俄罗斯是一个双赢的事情。然而，由于不懂俄语和缺乏职业培训，移民在劳务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甚至引发国际纠纷。

在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人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掌握俄语的水平较高，而乌兹别克斯坦人和塔吉克斯坦人的俄语水平较差，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每年有 16 万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从中学毕业，他们不会说俄语或只会说几个俄语单词。由于不懂俄语，这些大胆走出国门的年轻人，在俄罗斯的机场就遇到了不会填写移民卡的问题。此外，不懂俄语的移民无法与外界交流，无法融入俄罗斯社会，经常遭到当地人的怠慢和歧视，有时甚至遭遇了不幸也无法与维权人员解释。

塔吉克斯坦政府称，劳务移民数量总共为 80 万，而实际上有 150 万，二分之一的人口出国务工，几乎每个家庭就有一个人人在俄罗斯工作²。2012 年，有近 100 万塔吉克人在俄罗斯工作，其中有 40% 的人因不懂俄语或俄语水平差而遭遇语言问题³。一些政治家、记者和官员非常清楚移民存在的问题，不断呼吁政府采取措施提高移民的俄语水平，然而，由于俄语学习环境差、政府的教育投资少（仅占 GDP 的 3-4%），加之一些官员官僚作风严重，学习俄语目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移民从俄罗斯给自己家人邮寄俄语教材和光盘，有人甚至把它变成了一项生意。俄语教材在塔吉克斯坦奇缺，只能从他人手中买到，而且价格不菲，一本初级教材在市场上卖近 20 美元，相当于塔吉克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

为了解决移民的语言问题，2010 年俄罗斯国家机构和一些市政机构举办了 217 个培训班，共有 5132 名学员。近年来中亚国家出现的俄语回归现象与潜在移民学习俄语有直接关系。

2012 年 10 月 23 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有关劳务移民必须掌握俄语的法案（2015 年 1 月

¹ Александр Шустов. Чего ждать от миграции? <http://www.stoletie.ru/print.php?ID=46631>

² Назар Турдые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ак категор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http://caucasiasia.at.ua/news/znanija_dlja_vyzhivaniija/2012-10-14-1426

³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растет спрос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http://rus.ruvr.ru/2012_11_16/V-Tadzhikistane-rastet-spros-na-russkij-jazik/

1日起生效），要求在俄从事市政公共领域、零售业和服务业等与当地打交道的工作并获得劳动许可的人员必须提供俄语水平证书。对于来自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不懂俄语的劳务移民而言，这项规定无疑是雪上加霜，学习俄语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果大量移民不能通过考试而不得不返回国内，影响的不仅是个人生活，更重要的是将会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3. 国语字母拉丁化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乌兹别克斯坦在中小学快速而不成熟地推行拉丁字母拼写的乌语，使青年人无法理解基里尔字母书写的文字，而绝大多数现有的科学、文学和艺术信息都是用基里尔字母书写的，中小学教育水平因此迅速下滑。高等教育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要想上大学，必须懂俄语。如果说中小学教材还能用民族语编写的话，用民族语编写大学教材则力不从心。学习拉丁字母乌语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仅俄语水平差，而且基里尔字母拼写的乌语文献和资料也看不懂。为了让二者都能明白，乌兹别克斯坦已形成同时以两种文字出版刊物的惯例。对阅读兴趣的下降，使乌兹别克斯坦仅有7家书店¹。

乌兹别克斯坦将乌语改用拉丁字母不仅影响本国青年的阅读和教育质量，加大了财政负担，还影响到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其他国家的文化、科学和教育联系。吉尔吉斯斯坦共有79万乌兹别克人（2012年），每年需要从乌兹别克斯坦购买大量乌语教材，乌兹别克的乌语转用拉丁字母后，吉国137所乌语学校成为孤岛，需要自编和印刷教材，同时还要满足学习其他语言的人的需求，这种状况无疑使吉国的财政捉襟见肘。

4. 俄语被认知为与俄罗斯交往的利器

苏联解体后，俄语和英语的法律地位成为许多原苏联国家政坛“亲欧”、“亲美”或“亲俄”的“风向标”之一，中亚国家对待俄语的态度和政策恰好是反映与俄罗斯关系好坏的一面镜子。在这方面，塔吉克斯坦最为典型，当两国关系处于上升时期时，塔对待俄语的态度就会好转，而在关系恶化的时候，对待俄语的态度就会比较苛刻，俄语的语言功能被认知为与俄罗斯讨价还价的利器。对俄罗斯而言，如何搞好与近邻国家的关系、保护俄语和俄罗斯人在这些国家的地位和权利，进而巩固俄罗斯文化阵地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自1993年5月25日签订了《俄塔友好、合作及互助条约》以来，俄塔双方已经签订了130多项各类协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目前，俄塔关系中存在问题较多的是俄驻塔201军事基地和罗贡水电站的建设。那么，2009年新《国家语言法》的出台是否意味着塔俄关系出现了新情况？有不少专家认为，不管是总统拉赫蒙的姓氏改革（指用塔语的构词方式构成的姓“Рахмон”代替含有俄语后缀的姓“Рахмонов”），还是《国家语言法》的颁布实施，都与俄方延误用于建设罗贡水电站的贷款有关，塔政府以上述方式向俄罗斯领导者施压，不仅向俄方传达了自身对俄罗斯具有牵制力，而且也使俄罗斯意识到搞好两国关系对境外俄语的发展和俄罗斯人的命运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俄方积极与塔方就双边合作问题进行交涉，并表示准备参与塔方的水电工程建设。2010年2月11日，在《俄联邦“俄语”整体纲要》的框架下，俄方向塔方免费赠送了价值1000万卢布的图书。塔方对此做出积极回应，总统拉赫蒙表示愿意在塔境内发展俄语。显然，俄语的地位和发展问题已成为塔俄关系走向的敏感要素，塔出台《国家语言法》是向俄施压的一把双刃剑。2011年6月，塔议会允许俄语在司法活动中使用俄语，似乎很能说明问题。许多政治学家认为，塔政府在以此向俄罗斯做出让步。其实，塔政府也不愿把与俄罗斯的关系搞僵，毕竟俄罗斯仍然是塔劳务移民的主要迁入国，经济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性很强，当然，俄语在科学界和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因此，塔俄关系出现大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一旦出现较大问题，塔方利用俄语问题向俄方施压的可能性很大，也不排除通过修宪来彻底取消俄语法律地位的做法。

¹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закон о языке в действии. <http://rusedin.ru/2011/03/01/tadzhikistan-zakon-o-yazyike-v-deystvii/>

很长一段时间，“去俄罗斯化”就是乌兹别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同义词，最明显的步伐是乌政府强力推行的乌语拉丁化改革，尽管这一举措对社会发展尤其是教育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本世纪初，卡里莫夫政权站在亲西方的立场，试图在政治和文化上远离俄罗斯。但是 2005 年“安集延事件”后，乌开始转向俄罗斯，对待俄语的态度有了很大松动，俄语也开始逐渐返回日常生活。

三、语言政策发展走向

中亚国家制定语言政策的过程显示，新独立国家之所以将主体民族语言作为国语、俄语作为官方语言或族际交际语言甚至是外语，其目的首先是强调主体民族语言的象征意义。换句话说，象征意义是只选择主体民族语言作为国语的决定因素：主体民族语言是新建国家的主要元素之一。中亚国家宣布独立后，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国家认同意识。一方面存在建立新国家的迫切性，另一方面，新的国家概念尽可能要有别于旧的、将俄语作为官方语言甚至国语的国家（指苏联）。如在哈萨克斯坦，哈语的象征意义具体表现为：纸币、硬币上的文字只用哈语；担任国家总统、议会主席职务的人必须熟练掌握哈语。因此，尽管哈语的威信不高，但法律保护哈语的使用，并为平等使用哈语和俄语（作为工作语言）创造机会。所有的政府文件、规程、法律文书、道路指示牌等都必须用双语（哈语和俄语）印制。过去用俄语标示的城市、居民点、街道等地理名称更改为哈语名称，也基本是为了满足政治需求——象征意义。

中亚国家制定新的语言政策的目的之二是复兴和扩大主体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以此来增进主体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在这方面，哈萨克斯坦最为典型。一些哈萨克学者认为，国家大力扶持哈语的政策不仅是确定独立和建设新兴哈萨克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复兴和团结哈萨克民族（分为两部分——俄语居民和哈语居民）的必然结果。由于哈语在自己的本土哈萨克斯坦长期未得到应有的发展，赋予哈萨克语国语的地位是改善哈语地位的有效办法。对待语言权利的这种态度取决于民族权利高于个人权利的思想，其依据是地域原则——哈萨克斯坦是说哈语的哈萨克人的土地。该语言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法律文书中得以体现，是因为得到了操哈语和操俄语的哈萨克人的强力支持。法律规定那些过去基本上使用俄语的范围现在有权利（甚至有义务）使用哈语，就是为了保障哈语的地位。此项措施是逆转城市哈萨克人的语言行为（哈语代替俄语）、重新联合哈萨克人（操哈语的哈萨克人和操俄语的哈萨克人），以及在非哈萨克人中普及哈语的必要步骤。

事实上，俄语在中亚国家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地位。独立 20 年来，俄语一直是哈、吉两国教育、传媒、公共事务和族际交往的重要工具，乌、塔两国的俄语使用状况虽然不如哈国和吉国，但近年来社会上对学习俄语的需求明显增强，说明俄语是社会发展的有利资源，掌握俄语就能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使用俄语就能进入广阔的信息、文化和经济空间。

综上所述，中亚国家语言政策的最大特点是过于政治化，抬高或降低语言地位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强调象征性，而忽视实用性，国语地位只是一个声明，完全缺乏保证日常学习和使用的机制。教育领域既没有高质量的主体民族语言的教学法基础，也没形成高等、中等和初级教育体系。语言完全被某些政治家视为政治游戏的手段，而未把它当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

研究中亚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状况的主要目的是探析其语言政策的未来走向，然而，语言发展前景并不完全由语言政策和语言状况决定，尽管二者对语言发展前景的影响极其深刻。对中亚国家而言，语言政策的发展还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人口、经济、地缘政治等因素也会影响语言政策的发展走向。

1. 人口因素。独立 20 年来，中亚各国境内的俄罗斯人等俄语居民在人口总数中的比重一直

呈下降趋势，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从 37.4%（1989 年）降到 23.72%（2009 年），吉尔吉斯斯坦从 21.35%（1989 年）降到 7.82%，乌兹别克斯坦从 8.35%（1989 年）降到 4.91%（2000 年），塔吉克斯坦从 7.36%（1989 年）降到 0.46%（2010 年），土库曼斯坦从 9.5%（1989 年）降到 2%（2001 年）。民族人口比重会直接影响到语言群体的规模，语言使用人数和使用范围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果俄语居民继续迁出中亚，俄语使用人数必然减少，俄语地位还会下降。

2. 经济因素。经济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化生活，因此，吉、哈语言政策差异大，苏联末期，吉语状况要好于哈语，但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哈快速推进主体民族语言的发展；而在吉尔吉斯斯坦，自然资源贫乏，在普及吉语过程中困难重重，印刷新教材、教授吉语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同样，哈语字母拉丁化能否实现、塔吉克劳务移民能否学习俄语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

3. 地缘政治因素。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而改变，安集延事件后，“俄语似乎回归到了原有的位置”就是有力的证明，俄罗斯的中亚战略和对外俄语推广政策也会影响中亚各国的语言政策。

根据以上对语言政策目的和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对中亚国家的语言发展走向做两点简单的预测：

第一，今后几十年，俄语仍然是主要的族际交际语言，但是，随着俄语被缓慢地排挤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量俄罗斯人不断返回历史祖国、主体民族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俄语会逐渐退出中亚市场，当然，这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俄罗斯绝不会轻易放弃中亚这个战略要地，从目前情况看，俄政府通过“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等组织在中亚各国建立俄语中心、建立高校分校，要求在俄外国劳务人员通过俄语考试等措施，目的就是维持和巩固俄罗斯的这一势力范围。

第二，主体民族语言字母拉丁化趋势愈加明显，但完全实现尚需时日。乌兹别克斯坦字母拉丁化改革的失败，经济条件的制约，使哈、吉、塔三国放慢了拉丁化改革的脚步，不过，随着俄语被排挤出日常生活和公务领域，客观上会加速拉丁化的步伐。哈国经济发展情况远远好于吉、塔两国，预计哈语字母拉丁化要早于吉、塔。虽然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庆祝独立21周年大会上（2012年12月14日）曾宣布，哈国计划在2025年前将哈语从基里尔字母改为拉丁字母，“使哈语成为现代信息语言，成为国家各个领域无所不在和居于首位的语言”，但是，由于字母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能否在2025年前完成还是个未知数。

综上所述，中亚国家实施以全面发展本国国语并扩大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的功能为主要目的的新型语言政策，与此同时，降低俄语地位、缩减俄语使用范围、有意进行文字改革的举措使俄语彻底失去了苏联时期的辉煌，俄语地位的“边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各国在对待俄语的态度上又有着程度上的差异，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语言政策中，俄语基本上处于隶属地位，尽管有俄语回归日常生活的迹象，但法律至今未赋予其任何地位和功能；俄语在塔吉克斯坦的语言政策中暂属于隶属—协调地位，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则属于协调性的国家双语范畴，字母拉丁化改革的兴起和实施势必会使俄语的地位更加不稳。显然，国语和俄语的地位是语言法及相关政策的两大要素，赋予俄语何种地位既是各国制定和修订语言法的关键所在，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在主体民族语和俄语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过程。

【论 文】

摩尔多瓦语言政策及相关问题分析¹

张宏莉 赵静²

摘要：由于摩尔多瓦历史的复杂性和苏联时期语言政策的强制性，独立后的摩尔多瓦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存在着明显的“去俄罗斯化”倾向，并引发了一系列民族和社会问题：加告兹自治区和“德左”地区因语言问题与摩尔多瓦政府摩擦不断，联合主义势力渐强，双重国籍者数量持续增加。随着摩尔多瓦“脱俄入欧”步伐的加快，语言政策中的“去俄罗斯化”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摩尔多瓦语言政策 去俄罗斯化 俄语

由于地缘和历史渊源，摩尔多瓦共和国的俄语普及程度高。为了加强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认同，独立前后，摩尔多瓦通过《国语地位法》、《宪法》及《语言功能法》等法律法规，确立了摩尔多瓦语的国语地位，“去俄罗斯化”色彩浓厚（俄语为族际交际语）。与此同时，由于“比萨拉比亚”问题，民族主义者不仅追求民族独立，更希望与罗马尼亚合并。随着“脱俄入欧”步伐的加快，语言政策中的“去俄罗斯化”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本文力求在阐述摩尔多瓦语言政策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分析“去俄罗斯化”和“大罗马尼亚”意识对当今摩尔多瓦语言现状的影响及相关的民族和社会问题，并对语言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简单预测。

一、摩尔多瓦的语言政策

（一）苏联解体前的语言政策

自 1812 年俄国将位于德涅斯特河与普鲁特河之间的比萨拉比亚（今摩尔多瓦大部分领土）划入自己的版图后，俄语逐渐成为当地的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萨拉比亚成立摩尔多瓦民主共和国，1918 年 4 月与罗马尼亚合并。1918-1940 年间，俄语在比萨拉比亚丧失官方语言地位。虽然罗马尼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制语言政策（如从 1938 年开始禁止在公共场合说俄语、烧毁俄语书籍等），但效果并不理想，俄语仍然保留了通用语的功能。

1940 年 6 月，苏联将比萨拉比亚并入苏联版图。同年 8 月，在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和大部分比萨拉比亚的土地上，建立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1938 年 3 月 13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在民族共和国学校必修俄语的决议》，要求中学毕业生必须掌握俄语。1940 年 8 月 12 日，刚刚成立的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就通过了该决议，并很快（同年 9 月 23 日）作出决定，从 1941 年 1 月 1 日起，摩尔多瓦语（以下简称“摩语”）的书写方式由拉丁字母改为基里尔（俄文）字母。这些变化意味着，苏联政府有意让少数民族学生尽快掌握俄语，使少数民族语言向俄语靠拢。

随后，苏联的语言政策明显偏重俄语，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命运一样，摩尔多瓦语的生存空间遭到不断压缩，如从 1946 年起，许多农村学校开始用俄语教学，并把摩尔多瓦族学生从摩语学校转入俄语学校，摩尔多瓦语学校数量锐减。在苏共颁布《关于加强学校与生活联系和进一步发展国民教育制度纲要》（1959 年 11 月）后不久，摩共中央通过《关于改善共和国中学俄语

¹ 本文刊载于《俄罗斯研究》2015 年第 4 期，89-103 页。

² 张宏莉，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赵静，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

教学状况和措施的决议》，要求把俄语教学质量提升到更高水平，并且要展现出“对俄语语言文学的热爱”。

20世纪60年代，一大批作家公开要求确立摩尔多瓦语的国语地位、摩尔多瓦语书写转用拉丁字母。受此影响，摩尔多瓦政府同意各单位、组织及商店悬挂双语牌匾，用摩尔多瓦语书写街道、机构名称，恢复摩尔多瓦语报刊杂志的发行。

1976-1986年间，围绕摩尔多瓦语地位的斗争相对平和，原因有二：一是文艺活动家们要求确立摩尔多瓦语为国语的提议未得到广泛支持；二是政府继续打压摩语，如1940-1941学年基希讷乌的摩尔多瓦语学校为33所，1951-1952学年有11所，而1985-1986学年仅剩8所¹。

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争取赋予摩尔多瓦语国语地位的斗争步入新阶段。“摩尔多瓦人民阵线”把确立摩尔多瓦语的国语地位当作主要任务，与此同时，支持确立摩尔多瓦语及俄语双语地位的力量跃跃欲试。“双语法”的拥护者甚至在德涅斯特河左岸及右岸、别利齐市、基希讷乌市等地区举行反对将摩尔多瓦语确立为唯一国语的长期大罢工。其结果是，摩尔达维亚最高苏维埃通过《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国语地位法》（1989年8月）（简称《国语法》），规定摩尔多瓦语为国语，俄语为族际交际语。

（二）独立后的语言政策

摩尔多瓦共和国独立初期继续沿用1989年的《国语法》。为了强化新独立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化认同，1991年通过的《摩尔多瓦独立宣言》明确提出，尽快将教育、公文事务、出版等领域使用的语言转为摩尔多瓦语（摒弃俄语）。1994年通过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宪法》，则再次确立了摩尔多瓦语的国语地位。

自1994年摩尔多瓦农业民主党上台后，放宽了前执政党人民阵线确立的语言政策，对俄语的打压略有松动，并对俄语的特殊地位进行了解释——不同于区域语言地位。另外，议会还通过有关对公务员进行国语培训、缩小国语考试人员范围、降低考试标准等决定。而在加告兹地区，摩尔多瓦语、俄语和加告兹语均为官方语言，俄语是合法的公文用语。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确立摩尔多瓦语为国语而引发的冲突逐渐消减，摩尔多瓦政府通过《非主体民族公民国语学习纲要》，进一步加强国语的地位和使用范围，并对《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语言功能法》第7章和《国语水平测试方法》中公职人员的语言职责进行修订，要求国家机关、工会、政治及社会组织、企业、科教、文化、医疗、交通等领域的领导“在工作中义务使用国语”，要求掌握国语的人员名单中，还包括大众传媒和对外经贸工作者。

2001年4月，摩共第一书记沃罗宁（Владимир Воронин）当选总统，赋予俄语官方地位的问题出现转机。2001年7月，宪法法院通过《少数民族及其组织法律地位法》，对少数民族在各级执行与诉讼机构、军队及公共秩序维护机构中相应的代表比例作出规定。不过，由于俄语居民的国语水平不高，其在权力机构中的相应代表资格并未得到落实。与此同时，该法重申了俄语成为官方语言的条件，这被视为在赋予俄语第二国语地位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2001年末，执政的共产党向宪法法院提交关于赋予俄语第二国语地位的法律草案，要求在摩境内自由地使用俄语，公民应该同时掌握摩尔多瓦语和俄语。然而，提高俄语地位的意图非但未得到社会支持，反而引发了民众的抗议。自2002年1月9日起，首都基希讷乌的数千青年学生多次举行集会，抗议教育部关于从小学2年级起（而非5年级）义务学习俄语（作为第二国语）的做法。之后不久，摩尔多瓦政府宣布取消上述决定。2002年5月，摩尔多瓦宪法法院否决了一系列有关户籍登记、少数民族人权及其组织的法律地位的法律草案，禁止在书写居民点及街道名称、户籍登记及起草文件时同时使用俄语与摩尔多瓦语。6月，宪法法院通过决议，宣布摩尔多瓦语为国家唯一国语，

¹ Шевченко Р. Политика и эволюц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языка в Молдове. С. 269. 29. 11.2013. http://archive.nbuv.gov.ua/portal/Soc_Gum%20/TiDF/2012_12/265_271.PDF

否决了议会有关俄语与摩尔多瓦语同为国语的草案。这就意味着，争取俄语第二国语地位的努力彻底失败。2013年3月底，执政的自由党甚至向议会提交关于剥夺俄语族际交际语地位的草案¹。

二、语言现状：俄语的使用范围逐渐萎缩

为了尽快摆脱苏联印迹，摩尔多瓦政府的各项政策均表现出明显的“去俄罗斯化”倾向。所谓“去俄罗斯化”，是指将俄语从某些人群日常生活中排挤出去或者彻底根除的过程²。下文将从公文事务、教育、大众传媒和日常生活领域四个维度，分析摩尔多瓦的语言现状。

（一）公文事务领域：国语成为主要工作语言，俄语使用严格受限

独立后，摩尔多瓦语成为摩尔多瓦国家各机关单位的主要工作语言，俄语行使功能的领域逐渐被压缩。1989年9月通过的《摩尔多瓦境内语言功能法》第3章第10条规定：“国家权力机构、行政管理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工作语言是国语，必要时可将文件译成俄语，上述机构要分阶段推行国语。”“各类通知、公告及广告的文本必须用国语书写，必要时附以俄语翻译”³。然而，2002年5月通过的《摩尔多瓦宪法法院决议》却指出，2001年4月通过的《户籍法》及同年7月通过的《少数民族及其组织法律地位法》中有关语言的表述与《宪法》不符，居民点及街道名称、户籍登记及文件起草不能同时使用俄语与国语。

到了2012年，摩尔多瓦议会对公文语言的规定更加严厉，明确要求，“在录入身份证的相关信息时只能使用国语；商店招牌、海报、公共交通工具的信息、广告等禁止用俄语书写；所有文件（包括出生证明、婚姻登记等）均用国语办理；医疗机构、法院及其他权力机关的所有信息必须用国语发布。”⁴ 2013年7月，摩尔多瓦政府甚至以不符合相关行政法规为由，对使用俄语标语的示威游行处以罚款。⁵ 随后，摩尔多瓦法院也以缺少俄语翻译为由拒绝接受俄语诉讼。至此，摩尔多瓦语完全占领了公文事务领域，俄语则被彻底排挤出了这一范围。

（二）教育领域：强行压缩俄语学校数量和俄语课程，大力培养学生的“大罗马尼亚”意识

独立后，摩尔多瓦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旨在提高国语在教育体系中的比重，强化主体民族文化意识。1995年颁布的《摩尔多瓦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国语是所有院校的必修课。

近年来，俄语在教育领域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1999-2000学年，摩尔多瓦有近300所俄语学校和100多所双语学校，如今有240所俄语学校（不含“德左”地区）及84所双语学校。1999-2000学年，在各类中高等学校接受俄语教育的学生共17.52万，2009-2010学年为11.56万⁶。在5至9年级的学生中，仅有60%的学生把俄语作为必修课；某些中学高年级（10至12年级）的学生只能把俄语作为第二外语选修。2011年7月，摩尔多瓦政府发布名为“优化”的项目，计划在2013年前关闭1044个班级和378所学校（大部分是俄语学校），更加表明了摩尔多瓦政府欲将俄语排挤出教育领域的态度。

（三）大众传媒领域：俄语传媒与日俱减，摩尔多瓦语传媒大幅增加

1995年10月，摩尔多瓦议会通过《广播电视法》，规定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广播电视台，国语节目不得少于节目总量的65%。2006年7月颁布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广播电视法》第11条

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Молдавии может потерять свой статус. 05.04. 2013. <http://news.mail.ru/politics/12620318/> 01.03. 2014.

² 张宏莉、张玉艳：“语言法：塔吉克斯坦‘去俄罗斯化’的新发展”，《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4期。

³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лдова от 1 сентября 1989 года № 3465-XI 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и языко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лдова. 22.03. 2014. http://base.spinform.ru/show_doc.fwx?rgn=3281

⁴ В Молдове из удостоверений личности уберут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24.06.2012. <http:// glavnoe.ua/news/n103448>

⁵ В Молдове демонстрантов оштрафовали за плакат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31.07.2013.

http://txt.rus.newsru.ua/world/31jul2013/a_ne_nado_bylo.html

⁶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М.: Центр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и маркетинга, 2012. С.66-67. 30.12.2013. http://window.edu.ru/resource/338/78338/files/Aref_yev_A_2012.pdf

作出进一步规定：2007年1月1日前，国有和私有电视台国语播出的信息分析类节目不得少于65%，2007年1月1日该指标应达到70%。从2010年1月1日起，必须保障播出的国语类电视节目不少于节目总量的70%，播出的国语类广播节目应不少于信息类节目总量的80%¹。目前，俄语类电视节目与广播节目的播出时间分别占国家电视台播出时间的15%和10%，仅有个别电视台部分转播俄罗斯电视台和电台的节目。

独立前后，摩尔多瓦境内俄语和摩尔多瓦语出版物数量形成鲜明对比。在1986年出版的1484种图书中，有950种（64%）俄语图书，平均发行量为1.18万册；而在2010年出版的2366种图书中，只有800种（33.8%）俄语图书，平均发行量仅为930册²。1985年，摩尔多瓦语书籍和杂志的出版量分别占出版物总量的33.7%和32%，1996年该比例上升为73.5%和53%，³2008年为71.6%和58.3%，2013年为69.3%和40%⁴。

（四）日常生活领域：掌握俄语的人数不断下降，摩尔多瓦语普及程度大大提高

1989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摩尔多瓦国内有100.15万人（23.1%）以俄语为母语，其中包括55.7万俄罗斯族人、22万乌克兰族人、12万摩尔多瓦族人、4.8万犹太人及1.1万白俄罗斯族人；有286.3万人（66%）以摩尔多瓦语为母语或者第二语言，其中包括11%的少数民族⁵。根据2004年人口普查结果，以摩尔多瓦语为母语的人约203万（60%），以俄语为母语的人38.28万（11.3%），其中包括97.2%的俄罗斯族人，2.5%的摩尔多瓦族人，31.8%的乌克兰族人，5.8%的加告兹人和13.9%的保加利亚族人⁶。另外，有15.5%的居民经常讲俄语，58.7%的居民程度不同地掌握俄语；58.8%的摩尔多瓦居民经常讲摩尔多瓦语，81%的居民程度不同地掌握摩尔多瓦语⁷。据调查，2012年摩尔多瓦国内有25万人（7.1%）认为俄语是母语，有170万人（48.6%）掌握俄语，其中50万人（29.4%）主动掌握俄语，120万人（70.6%）被动掌握俄语；有180万人（51.4%）完全不懂俄语⁸。显然，以摩尔多瓦语为母语并且经常使用摩尔多瓦语的人数远远超过掌握俄语的人数。

三、语言政策引发的民族和社会问题

摩尔多瓦语言政策中的“去俄罗斯化”倾向，造成了不同群体间语言利益的差别和对立，并成为一系列民族和社会问题的诱因。

（一）加告兹宣布独立，因语言问题与摩政府关系微妙

20世纪80年代末，“摩尔多瓦人民阵线”的拥护者不仅支持摩尔多瓦语成为国语，而且强烈要求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合并。这一行为引起加告兹人的不满。加告兹人遂以本民族语言、文化和民族传统受到歧视而宣布独立。1994年12月，摩议会通过《加告兹法律地位法》，称加告兹是摩尔多瓦的一部分，是具有特殊地位的自治地区，加告兹人可在权限范围内解决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当摩尔多瓦独立地位发生变化时，加告兹人有权自治。该法还规定：“摩尔多瓦语、加告兹语和俄语是加告兹的官方语言，（国家）保障加告兹境内官方语言和其他语言发挥功能。”⁹

¹ Суляк С. Г.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Молдавии// Русин. 2010. № 3. С.100-101.

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С.64.

³ Суляк С. Г.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Молдавии. С.100.

⁴ Anuarul Statistic al Republicii Moldova /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лдова. 2014. Chişinău, 2014. С. 218.

⁵ Шорников П.М. Стат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в Молдави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вопроса// Русин. 2007. № 3(9). С.36.

⁶ Сайненко А.П.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Молдова. 13.07.2013. <http://tnu.podelise.ru/docs/index-328458.html>

⁷ Сайненко А.П.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Молдова.

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С.432.

⁹ 顾志红：《摩尔多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34页、第33页。

近几年，作为“地方自治体”的加告兹与摩尔多瓦政府在语言问题上的摩擦仍然不断。2011年，加告兹约有10%的中学毕业生未通过“罗马尼亚语言文学”科目的考试。按照摩尔多瓦教育部规定，此类考生一年内不得重考，颁发给这些学生的毕业证书必须标明未通过此项考试的信息¹。而加告兹当局则决定，给学生颁发的毕业证书不标明此项考试成绩。如上文所述，摩尔多瓦政府在2013年前优化（即关闭）学校的计划，加告兹地区的俄语学校也在其列。为此，加告兹当局打算以立法方式加以抵制²。2013年底，摩尔多瓦宪法法院裁定罗马尼亚语为国语及官方语言，也引起了加告兹人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对加告兹族被同化的担忧。2014年初，加告兹自治区举行公投，70.42%的人参与投票，其中98.09%的人支持加告兹保持自治地位（以便在摩尔多瓦“独立地位发生变化”时有权自决），1.9%的人表示反对³。摩尔多瓦中央政权认为公投非法，并就此展开调查，使该地区的紧张气氛陡然加剧。

（二）“德左”成立，加入俄联邦愿望强烈

早在1989年，宣布摩尔多瓦语为唯一国语的《国语法》就引发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俄语居民的强烈不满。随后推出的《摩尔多瓦语回归拉丁书写法》及联合主义（要求摩罗合并）主张，甚至引发了该地区摩尔多瓦族居民担忧被边缘化的争议。1990年9月，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⁴（简称“德左”）宣布成立。虽然摩尔多瓦政府与“德左”当局进行了多次会晤，但是双方的矛盾至今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时常因语言问题而不断升级。例如，2004年7月，“德左”当局关闭了当地教授罗马尼亚语的学校，不久摩尔多瓦政府就作出回应，对“德左”企业实施经济制裁。

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居民对俄语的感情深厚，并视其为自己宝贵的文化财富。2002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俄语是该地区乌克兰人熟练掌握的第一或第二语言，就连右岸地区的乌克兰人也坚决支持赋予俄语官方语言的地位，他们甚至坚决反对将农村学校的授课语言由俄语转为乌克兰语⁵。其他少数民族，如保加利亚族，也视俄语为其保持社会文化地位及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基于此，该地区居民倾向于同俄罗斯及乌克兰保持友好而紧密的联系。2006年，“德左”举行全民公投，97.1%的投票者支持该地区独立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的自由邦，94.6%的投票者反对放弃独立而成为摩尔多瓦的一部分⁶。有73.3%和57.6%的问卷被调查者希望“德左”与俄罗斯及乌克兰保持友好紧密的关系⁷。另外，该地区绝大多数人拥有双重国籍，拥有俄联邦国籍的德涅斯特人超过15万⁸。2014年初，“德左”最高苏维埃主席布尔拉（Михаил Бурла）甚至向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С. Е. Нарышкин）提出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请求⁹。

（三）“联合主义”势力大增，摩罗合并呼声高涨

摩尔多瓦境内“联合主义”及双重国籍问题与由来已久的“比萨拉比亚”问题息息相关。13-14

¹ Гагаузия и Молдова спорят о роли румынского языка. 31.08.2011. <http://newsland.com/news/detail/id/770356/>

² Гагаузия намерена запретить Молдавии закрывать школы в автономии. 09.01.2012. <http://regnum.ru/news/1486301.html>

³ Итоги референдума в Гагаузии. 02.03.2014. <http://www.regnum.ru/news/1762107.html>

⁴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Приднестровская Молдав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ПМССР)) 于1990年9月2日宣布成立，1991年11月5日更名为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Днестровская Молдав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ПМР))，中文常简称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德涅斯特河沿岸，亦称德涅斯特河东岸共和国、德涅斯特河左岸共和国、德左共和国或“德左”。

⁵ Шорников П. М. Стат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в Молдави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вопроса// Русин. 2007. № 3(9). С.41.

⁶ Приднестровье. 29.03.2014. <http://traditio-ru.org/wiki/Приднестровье>

⁷ Колосов В. Д., Заяц Д. В. Молдова и Приднестровь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реш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Вестник Евразии. 2001. № 1. С.111.

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С.76.

⁹ СМИ: Приднестровская Молдав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намерена войти в состав РФ. 18.03.2014. <http://www.echomsk.spb.ru/news/politika/smi-pridnestrovskaya-moldavskaya.html>

世纪，罗马尼亚人在该地区建立了**瓦拉几亚**、**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三个公国。比萨拉比亚占摩尔多瓦公国领土的大部。18世纪初，俄国开始南扩。1812年奥斯曼土耳其战败，将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国。1918年，比萨拉比亚通过与罗马尼亚统一的决议。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比萨拉比亚被划入苏联势力范围。1940年，罗马尼亚将比萨拉比亚割让给苏联，随后又在德军支持下将比萨拉比亚夺回。1944年，苏联击败德军重新占领了该地区。“比萨拉比亚”问题的曲折性与复杂性，使摩尔多瓦境内的民族主义者不仅追求民族独立，同时还致力于回归自己的母国，要求实现罗摩统一。

很有意思的是，1989年的《国语法》及《语言功能法》确立摩尔多瓦语为国语，1991年的《独立宣言》则宣布罗马尼亚语为国语，1994年的《宪法》又规定摩尔多瓦语为国语。显然，在摩尔多瓦的法律体系中，摩尔多瓦语和罗马尼亚语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事实上，有关摩尔多瓦语和罗马尼亚语是否同属一种语言的纷争一直不断。学术界普遍认为，“摩尔多瓦语”这一名称不过是罗马尼亚语在摩尔多瓦共和国的一个政治性称呼，有关语言和民族性的分歧主要存在于各政治势力之间。而且在摩尔多瓦的历史教育中，也因各派立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主张。自由党、自由民主党和同盟党主张讲授罗马尼亚历史，而民主党和共产党则认为应该讲授摩尔多瓦共和国历史。联合主义者正是利用法律表述上的不一致，积极推进摩罗合并。苏联解体后，罗、摩两国政界一直存在主张统一的力量，以求“借助罗马尼亚进入欧洲，借助欧洲加入罗马尼亚”。1999年，在罗马尼亚开始加入欧盟谈判和摩尔多瓦国内能源危机的背景下，摩尔多瓦政界又再次提出摩罗合并问题。

罗马尼亚方面一直希望两国合并。2006年，罗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Traian Basescu）与摩尔多瓦总统沃罗宁会面时，提议摩、罗联合成为一个国家，同时加入欧盟。2013年底，伯塞斯库重申这一提议。基于此，摩尔多瓦民族主义者大力宣传摩罗合并思想。2011年，一个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的非政府组织联盟，推出名为“2012行动”的公民纲要，旨在“提高对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两国统一的重要性的认知度”¹。

近几年，在罗马尼亚方面的支持下，摩尔多瓦境内与罗马尼亚合并的呼声愈加强烈。“联合主义”与反对派摩擦不断，2012年3月25日，联合主义者与摩尔多瓦主义者之间在首都基希讷乌发生冲突²。2013年底，摩尔多瓦宪法法院终审裁定，摩尔多瓦的官方语言为罗马尼亚语，同时正式承认摩尔多瓦的国语为罗马尼亚语³。这既是联合主义在实现摩罗统一道路上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其继续推进摩罗合并的有利因素。

（四）双重国籍人数持续增加，未来走向扑朔迷离

由于“比萨拉比亚”历史问题，在摩尔多瓦独立之初，罗马尼亚虽然承认其为独立国家，但是仍然强调罗摩属同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语言。摩尔多瓦2000年6月通过的《国籍法》允许双重国籍的存在，“摩公民不因获得他国国籍而失去本国国籍”⁴。与此同时，罗马尼亚也为摩尔多瓦公民重获罗国籍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在出生时取得的国籍不得被取消”；“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罗马尼亚’时期曾经拥有罗马尼亚国籍者及其后裔无需放弃外国国籍，无需移居罗马尼亚，即可通过简易程序重获罗马尼亚国籍”。2009年第36号政府令更是将重获国籍的资格从“前公民”的第二代后裔延至第三代后裔，并取消了在罗马尼亚境内连续居住的限制⁵及罗马尼

¹ “罗马尼亚与摩尔多瓦统一运动”，28.03.2014. <http://zh.wikipedia.org/wiki/>

² В Кишиневе произошли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между румыноунионистами и молдавск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иками. 26.03.2012. <http://regnum.ru/news/polit/1513542.html>

³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языком Молдавии признали румынский. 30.12.2013. <http://lenta.ru/news/2013/12/05/language/>

⁴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лдова от 2 июня 2000 года. № 1024-XIV. О гражданстве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лдова. 23.03.2014. http://base.spinform.ru/show_doc.fwx?rgn=3258

⁵ 董希晓：“摩尔多瓦共和国公民重获罗马尼亚国籍现象解析——兼评索罗斯基金会调研报告”，《国际论坛》，2013年第11期。

亚语面试的要求¹。因此，在摩尔多瓦经济每况愈下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摩尔多瓦居民开始积极申请罗马尼亚国籍。根据官方资料，1994-1999年，摩尔多瓦司法部国籍管理局发放了29.91万份申请他国国籍的证明材料。截至2010年，摩尔多瓦境内共有90多万摩尔多瓦人拥有罗马尼亚国籍²。据2009年摩尔多瓦议会选举结果，1/4的新当选议员拥有罗马尼亚国籍。精英人士获得罗马尼亚国籍，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摩尔多瓦未来的政治走向。虽然罗摩统一问题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内解决，但是双重国籍者的大量存在无疑加大了罗摩统一的潜在可能性。

四、语言政策发展趋势

（一）俄语地位提高无望，“去俄罗斯化”程度加剧

独立以来，摩尔多瓦境内的俄罗斯族居民数量持续减少，从1989年的56.4万降至2010年的15万，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3%降至4.3%。同时，以俄语为母语的居民数量也持续下降，从1989年的100.15万减少至2004年的38.28万。另外，俄语居民的语言水平下降。一方面，如前所述，俄语类电视广播节目比例缩减，俄语图书出版量下降，使得俄语居民的语言水平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在教育领域，俄语教学困难重重，俄语学生缺乏必要的学习条件：（1）师资不足，2009-2010学年摩尔多瓦境内共有1512名俄语教师，到2012年仅有200名；（2）课时压缩，学习俄语的课时数随着年级的增高而递减，如一年级、二至四年级、五至七年级、七至九年级及十至十二年级的周学时分别为8、7、6、5和2小时；（3）教材稀缺，一是学生使用的俄语教材大多与摩尔多瓦教育部教学大纲不符，二是学校禁止使用俄罗斯的教材³。

摩尔多瓦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去俄罗斯化”政策已取得显著成效，摩尔多瓦语的普及程度大幅度提高。据2004年人口普查的资料，熟练掌握摩尔多瓦语的俄罗斯人的比例已经从1989年的11%增至27.4%。而根据社会民族调查数据，1993-2007年间，城市的俄罗斯族居民不同程度掌握摩尔多瓦语的比例从21%增至43%，超过一半的俄罗斯族青年掌握摩尔多瓦语⁴。

近年来，摩尔多瓦多数居民对待俄语的态度有所好转，支持提高俄语地位的呼声不断。摩尔多瓦社会政策研究所2012年5月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4.1%的摩尔多瓦居民支持赋予俄语第二国语的地位，其中包括44.5%的摩尔多瓦族人⁵。由此可见，摩尔多瓦主体民族也大体上同意在国家公共生活领域使用俄语，即赋予俄语第二国语的地位。

但是，与摩尔多瓦多数居民的宽容态度相反，摩尔多瓦政府在各个领域的“去俄罗斯化”倾向并未减弱，提高俄语地位几乎成为一部分人无法实现的奢望。如在公文领域，俄语的使用空间一再被压缩。独立初期，允许公文在必要时用俄语书写，商品名称、商标、说明书同时使用国语和俄语，到了2012年，所有公文、广告、信息等禁止用俄语书写。

（二）“脱俄入欧”步伐加快，“大罗马尼亚”意识增强

近年来，摩尔多瓦加快了“脱俄入欧”的步伐，试图逐渐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进而向西方靠拢，最终实现“重返欧洲”的目标。2012年3月，执政联盟联合推举的无党派人士尼古拉·蒂莫夫蒂（Николай Тимофти）当选总统。执政联盟奉行“一边倒”的亲西方路线，把加入欧盟作为外交优先方向。2013年11月，摩尔多瓦在“东方伙伴关系”维尔纽斯峰会期间，与欧盟草签准成员国协定。这表明，摩尔多瓦与欧洲的距离越来越近，远离俄罗斯的步伐日渐加快。

¹ Румыния упростила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гражданства жителям Молдавии. 29.10.2009. <http://afn.by/news/i/126719>

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С.432. 06.12.2013. http://window.edu.ru/resource/338/78338/files/Arefyev_A_2012.pdf

³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С.69-70.

⁴ Остапенко Л. В. , Субботина, И. А. Русские в Молдаве: социаль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1. № 5. С.62.

⁵ Суляк С. Г. Молдавия и русский мир: возможно ли возвращение? // Русин. 2012. № 3(29). С. 20.

摩尔多瓦政府近年来的政治走向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领域的政策越加朝着符合其政治走向的方向发展。例如，2006年7月27日摩议会通过的《摩尔多瓦共和国电视广播法》就明确写道：“摩尔多瓦加入欧盟后，所管辖的广播电视单位要为欧洲节目提供至少51%的播出时间。”¹又如，在双重国籍问题上，尽管摩共在执政期间曾试图培养国民的民族身份认同感，反对“亲罗马尼亚”倾向，谴责罗方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大罗马尼亚”的愿望，但是近几年摩尔多瓦政府在公民重获罗马尼亚国籍这一敏感问题上较为宽容，不仅默认了这一政策，还为申请人提供各种便利，如开具入籍相关证明、允许罗马尼亚增设领事机构等等。显然，摩尔多瓦政府允许甚至支持其公民重新获得罗马尼亚国籍，进而成为欧盟公民，以期早日加入欧盟。

同样，为了达到政治目标，摩尔多瓦政府加快了“大罗马尼亚”进程，最终承认摩尔多瓦语与罗马尼亚语同属一种语言。如上文所述，在摩尔多瓦相关语言的各种法律法规中，有关国语名称的表述在摩尔多瓦语和罗马尼亚语之间变幻不定。文字游戏已然成为各政治势力较量的手段：摩尔多瓦语为国语，意在强调摩尔多瓦的独立性，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分属两个独立主权国家；罗马尼亚语为国语，则表达了“脱俄入欧”、与罗马尼亚合并的愿望。2013年，以自由党为主的部分议员上诉宪法法院，要求裁定《宪法》中对官方语言的规定与《独立声明》的文本内容表述不一的情况。宪法法院则以《独立声明》是《宪法》的法律及政治基础，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与《独立声明》的原则相冲突为由，最终裁定摩尔多瓦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均为罗马尼亚语。

为了实现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最终的合并，联合主义者不仅推动摩尔多瓦政府承认摩尔多瓦语与罗马尼亚语的同一性，而且鼓动摩尔多瓦主体民族在新一轮的人口普查中，将自己的民族属性登记为罗马尼亚族并指明自己的母语为罗马尼亚语²。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既有利于获得罗马尼亚国籍，也有利于摩尔多瓦早日加入欧盟（因为罗马尼亚语、英语及法语是欧盟的官方语言）。摩尔多瓦的语言政策，对处于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摩尔多瓦国家的复杂走势，可能会产生微妙的影响。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229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¹ Кодекс телевидения и радио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лдова от 27 июля 2006 года. №260-XVI. 23.03. 2014. http://base.spinform.ru/show_doc.fwx?rgn=13869

² Граждане, назвавшие себя румынами на переписи, будут в приоритете при получении румынского гражданства. 20.05.2014. http://www.terra.md/ru/news/moldova/grazhdane_nazvavshie/default.aspx